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

分類 大陸體育 來源 民生報 日期 780222 版面 四版

這件事情給我很深的觸動，其內涵是豐富的。尤其想到，偉大的里格爾特曾經六十三次改寫了世界紀錄，倘在中國，那還得了？如果這樣的運動員退轉後當了教練，你會不會換掉？亦或是委以更重的職務？

需要提醒讀者的是，絕大多數的中國各級教練的事業心與吃苦耐勞精神是無可挑剔的。無論是一個縣一個市一個省的教練，還是國家隊的教練，哪個不是呕心瀝血？他們不顧及家庭，不顧及金錢，置個人榮辱於度外，表現了崇高的獻身精神。在我為時不長的運動生涯中和後來的採訪過程中，隨時可以遇到這樣的人。在一位姓萬的教練家庭中，他告訴我，體育界同社會的各種矛盾，最集中地反應在家長和教練員身上，每當一批孩子耽誤了學業卻又沒上縣中專班或沒有被省以上專業隊選中的時候，你看吧，家長天天輪番找你，萬教練只好含著眼淚躲起來。而你要知道，這些孩子們之所以練了兩三年沒有上成中專，並不全是孩子們成績不行，而是有關頭頭們為了急功近利，從外省買來了運動員佔掉了這些當地孩子應有的名額，奪走了他們應有的機會。可這又無法怨領導，因為買一個成熟的運動員用個一兩次，比你自己花錢培養一個孩子成熟起來，要省費省事兒得多！頭頭們的口袋裡也窮啊！於是，家長受打擊，孩子受刺激，教練受抨擊，領導乾著急。而處在風口浪尖上的，還是教練。這位萬教練的妻子也是一名田徑教練，她和她的同事們每天必須上三班，早晨練，上午練，下午練。夏天日頭曝曬，冬天寒風勁吹，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可是她們每天只能領到五毛錢的補貼，不如家屬院裡的老太太打一圈麻將！前些年，教練們一兩年就要發一身衣服，後來改成三年一身，風吹雨淋，早就

爛了。而體委領導們為了向市裡的幹部們要點兒經費，卻只好一套接一套地送運動服，或者叫長期借穿吧。有的領導幹部何止接受了兩套三套！他穿得了一嗎？穿不了沒關係，給老婆穿上進廚房，給孩子穿上去上學，還能給親戚倣人情嘛！中國教練員的苦衷三言兩語是說不完的。你看，大學講師和教練，同一標準檔次上的職稱，人家講師是每月一百多元，而教練每月才八十二元，同線上的職稱還差著十幾

震撼大陸的十大憾書

卷之三



卷之三

有版權 禁轉載

11

塊喎！咳，不提職稱不生氣，地市一級的教練帶隊參加全國比賽的機會幾乎沒有，可有的地市評定職稱的框框上寫明了，必須有隊員直接參加了全國以上的比賽才算夠分，注意，是直接參加，你輸送的運動員後來省裡又集訓又參賽，對不起，這就不算數了！倘是足球，又規定，必須輸送了七名以上的隊員在省裡踢主力，這才行。天啊！你算吧，假如每個地市足球教練都要輸送七名以上的隊員打主力

實在不富饒的國土上，足球天才還遲遲沒有誕生。中國足球教練們倍受管理方面的瞎指揮。香港教練郭家明在五·一九之前可以來去自由地到中國探訪，而曾雪麟雖多次申請卻甭想去香港觀陣，再加上互扭轉乾坤的——但是，中國體育界的整體文化素質太差，畢竟是一個最主要的帶有癌性質的演出的問題。

題，這裏頭也包括足球——中國的體育教練，苦命的人們！

所以，我說，中國教練們絕大部份是任勞任怨可敬的。可泣具有獻身精神的。我的意思絕非以其文化素質的低下而貶低他們。我講的是更深一層的東西，是說獻身精神必須同科學文化連接在一起，才不至於使他們畢生的心血付諸東流。此乃鐵不成鋼之恨也，分析根源所在也。

根源還在於我們的體制。程序是這樣的。從一個尚未進行文化啓蒙的少年，當了專業的運動員，退役後，再帶著這樣薄弱的底子，晉升為教練員，這樣的教練員，再去培養沒有文化的少年運動員……循環往復，以至無窮。

當今世界，僅靠教練員訓練的時代已經結束，代之而起的是教練員、醫生、科研人員和運動員的通力合作，實行總體科學訓練。

然而，提起我們的體育科研，卻又是一番掃興。在前些時候頒佈的體育科學技術進步獎中，獲一等獎的只有三項，其中僅有一項是有關運動員選材研究的，另外兩項一個是飲料，一個是防治末端病。在一九八六年的漢城亞運會期間，中國的大小報刊傾其筆墨對金牌進行重點宣傳，主要是圍繞「升國旗、奏國歌」。但是，在同時同地舉行的亞運會科學大會，我們卻宣傳得極少，鮮為人知。在這個有十二項研究學科的大會上，南韓拿出了九十一篇論文，日本人拿出了六十一篇，台北也拿出了十九篇，咱呢？說來令人汗顏，堂堂中國，我們只拿出了兩篇。悽慘麼？

我們每當論及體育成就，無非是靠「頑強拼搏」、「奮勇進取」、「為國爭光」等等精神動力，似乎無須靠科學。這當然與我們曾駐在相當長的時間裡

的人們！

所以，我說，中國教練們絕大部份是任勞任怨可歌可泣具有獻身精神的。我的意思絕非以其文化素質的低下而貶低他們。我講的是更深一層的東西，是說獻身精神必須同科學文化連接在一起，才不至於使他們畢生的心血付諸東流。此乃鐵不成鋼之恨也，分析根源所在也。

根源還在於我們的體制。程序是這樣的。從一個尚未進行文化啓蒙的少年，當了專業的運動員，退役後，再帶著這樣薄弱的底子，晉升為教練員，這樣的教練員，再去培養沒有文化的少年運動員……循環往復，以至無窮。

當今世界，僅靠教練員訓練的時代已經結束，代之而起的是教練員、醫生、科研人員和運動員的通力合作，實行總體科學訓練。

然而，提起我們的體育科研，卻又是一番掃興。在前些時候頒佈的體育科學技術進步獎中，獲一等獎的只有三項，其中僅有一項是有關運動員選材研究的，另外兩項一個是飲料，一個是防治末端病。在一九八六年的漢城亞運會期間，中國的小報刊傾其筆墨對金牌進行重點宣傳，主要是圍繞「升國旗、奏國歌」。但是，在同時同地舉行的亞運會科學大會，我們卻宣傳得極少，鮮為人知。在這個有十二項研究學科的大會上，南韓拿出了九十一篇論文，日本人拿出了六十一篇，台北也拿出了十九篇，咱呢？說來令人汗顏，堂堂中國，我們只拿出了兩篇。悽惶麼？

我們每當論及體育成就，無非是靠「頑強拼搏」、「奮勇進取」、「為國爭光」等等精神動力，似乎無須靠科學。這當然與我們曾駐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不尊重知識，排斥科學作為生產力的意識有關。這是宏觀上的錯誤，而對體育本身，這種錯誤就更深刻，在眾多人眼裡，體育和科學是兩個離得很遙遠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體育英豪們，無論是陸上的，水裡的，空中的，騰挪跑跳游滑擲，總是鑄於一個「練」字，所謂功夫，全憑吃得下苦，多少年習演不輟。所以沿襲而下，認為體育者，不過是人高馬大。「平時多流汗，賽時能奪冠」的指導思想貫穿始終。這裡頭還有一層緣由：體育科研並不能直接產生金牌，搞體育科研必定要有一定時間，咱先在中國步履躊躇。